理學宗傳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孫立勳仝編

明儒考　　鄭國士

孟雲浦化鯉

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兒時皆讀小學十三讀易旁通經史十七補諸生慨然以古道自任聞西川猶先生倡道淑人往師事之讀擬學小記日濂洛真傳其在是矣凡西川所言手自彙記尋貢入成均與孟

我疆以道義相砥礪乘郡試例同年具呈坊價公瞿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游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獨不刻名及借討有司以故事徵驛遞路費皆辭却不受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將相欲致公為婿終不往謁官戶部權河西務惟與士民講六諭發明正學行之日士民肖像祀江干奉命賑江南山左饑全活無算兩執親喪一準古禮起復補稽勳歷文選郎公一意孤立雖貴要不少徇內外舉劾日視會推可否極以都諫建言國本論公疏起之遂忤上意謫外尋

以中外力救倒籍觴以恬淡古樸爲異俗先所罪人

多化之公將神武殺伐而下五叔押起課諸子弟夜

分卯暗不倦所著有尊聞錄讀易窺言諸儒要錄理

學功及言行各賢卓行文集行世學者稱雲浦先生

書

答馬子厚

厚過許且問及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

竊意子厚必以天地間如許其廣大也人於其中藐

乎小耳胡能使以藐氣塞之然此理易簡實無可疑

夫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則即浩然之氣浩然云者感而遂通不學不慮真心之所流而派也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是故愛親敬長達之天下怵惕惻隱保乎四海愚不肖夫婦之與知與能察乎天地者以此君子居室言行之加民見邇動乎天地者以此其功在于必有事其幾在於集義集義者御乎心之所發不學不慮感而遂通者也時時御心所發是謂時時集義時時集義是謂時時有事時時有事是謂時時浩然時時浩然是謂

時時為天地立心是謂時時繫天地緣天地間本如是其廣大亦本如是其易簡大當無是理而孟子故為是強合而侈論談于思作中庸論配天配地不外至誠論盡性必曰與天地參以至孔子贊易所云廣大配天地贊天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之言皆是物也其屯乎經萬典無非此意孟子受業子思而願學孔子者也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之論正與易與中庸之指相發明乃或者想氣塞天地而不求諸心知求諸心而不本諸集義

心非真心氣非浩然欲希天地我輩難矣

責善說

化質賦資愚下蓋嘗竊吾黨儀砥以漸進修顧德業進難而退易友則訑易而規難獨居深念隱隱若有從傍誹譏之者因悟迴自勸戒兆然心甚懼焉古德云士有爭友又云切切偲偲故願吾黨無棄我也作責善說

學問之道在爲善切磋之益在朋友朋友而不以善相責則相率日趨于非而莫覺矣何以學爲孟子曰

責善朋友之道也是誼也始非不詩詩吾黨乃比來非漫評則溫樂卒忘其所謂責善者大上無教友則失聽諸君之不若責是無教也予將安聽者意乎于學浮泰箕還善之實開言之聽受之誠乎何終日擧君不相關也今夫善也者天之命人之性吾心之本體固不以有朋責否爲存亡然豈之斷從化蒼黃由染則夫法語與言提撕之使不忘謂非朋友可乎昔田書取士所當爲貴忘完之自滿修史史官職也人稱天刑昌黎之謬是以見貶于郴州李渤好剪顏淵諷

以盡慎共公閔顏孫意氣過高歎曰未仁上下罪天
志自罪也予興怒而數之而離索之慨深以長彼二
子三賢皆故招其友之過爲名高要不忍見同袍未
善是故萌拂之覺呼之用致責望之意假令當時亦
若吾黨誼不稱緘默慎重然所貴爲人友者安可如
是鯉也上之不敢擬聖門之彥次之不能同文章節
義之流固不足齒收然吾黨則有顏曾言游冉那之
任乃今久矣不聞切磋德日流聚懲日益積間學日
流蕩墮人之視予也謂諸君爲何如人諸云不知其

地觀其草木于之不德是亦地之恥也吾黨懋之哉

粟山之學從純宗處理會其體力自大孔孟顏虞廷之傳周程續之大極識仁便是一貫集義大宗旨只此數言盡之矣王濂不消文辭繁多終是曲說

孟我疆秋

秋字子成山東茌平人嘉靖乙巳年二十一聞其邑宋山張公講王文成致良知而大悅於是執弟子禮隆慶己巳再赴選督學爲安成鄒潁泉善而太平周訥谿怡亦僉憲東土兩公講學會城秋雖諸生多所問辯且發明天地萬物一體甚透兩公稱其不凡既入太學與孟雲浦繼爲友鼓集天下有志之士講天仙巷嘗試心次未發之中二論簡師奇之庚午舉順天鄉薦辛未登進士授昌黎知縣昌黎經兵燹大創

民多逋竄秋極力安集盡除夙弊復置火器鎗仗教
民防衛未幾復業者千三百餘家嘗行部見盲廢無
依者惻然收而養之齊邑皆至則爲書其尹爲之養
有訶廷秋曰我非疑丈人耶六歲爲令未嘗廢講轉
大理評事入都盡絕獻覲亦峻却人餽遺惟留情平
反暇則集所知談學藝辨質難以是見嫉於人然名
亦以是著調兵部職方主事管山海關關實重地公
譏察有法關政肅然職方郎中某銜其形己冊言於
政府以京察當外謫衆讙然不平公怡然安之遂乞

致化歸里居硏窮聖賢蘊奧有灑然自得意以撫按交薦起刑部主事官號明曹日惟擁戶力學有同志騑然講究人人興起公以斯道自任惓惓接引人咸謂東原復有孟子焉改尚寶丞奉命祭衡府便道入里東撫軍李戴訪公安平對談白宿寺三日請訂明儒經翼公去踳駁錄其善者附以巳見李公特梓以傳生平好學一息不懈其言曰自古聖人朝乾夕惕寧肯間過斯其所自體驗乎遇尚寶少卿宰孟雲浦曰先生自弱冠從師問友至蓋棺如一日其力行斯

道若饑之於食寒之於衣斯於精詣自得其佳也學
世尚同獨出乎眼非有逃世不見是而無悶之德欲
以聲音笑貌爲之能乎以故歷官十九年澹然寒士
其與人游也不令人嫉亦不令人譽譽之不加喜嫉
之則反修而無慍其貌魁梧動端肅見者起敬當
昌黎人　魏同梁尹見楚侗耿公公獨揖先生留曰
君何氣象之出群乎扣其學因與定交其爲詩文闡
釋心得不事鏤雕鞶帨凡所著述必有發明

論心曰無方無體凡日用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內爲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

論未發之中不外發而中節之和曰天道曾有一刻不感時地道曾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曾有一刻無事時一刻無事是槁木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未發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論也

克己復禮自宋大儒皆以去欲還理爲解先生曰若是則顏子克伐怨欲孔子何以又不予其仁耶蓋

孔顏合下便在復禮上用工所謂源潔流清也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答論學書云道之不明久矣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人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不過渣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其所造僅以儒賢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悮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營營煩難不知何日是清淨寧壹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

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四體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來書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可就家有多積者言耳愚意不然布帛可以足衣菽粟可以足食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臥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既來則逐之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謂也

鄒忠介元標

元標字爾瞻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初第時既劾江陵奪情廷杖謫戍自是直聲震天下兒童婦女皆知其姓名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復以建言降南京刑部照磨歷兵吏二部主事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中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其中光宗即位起大理寺卿天啟初陞刑部右侍郎至今官時先生望益高天下仰之如泰山喬嶽而副都御史長安馮公亦以講學名重一時先生與其建首善書院於

京師於是邪黨競相背議先生旣辯尋告歸以何卒
卒後璫禍始烈仍削官追誥命烈皇御極贈官太子
太保謚忠介先生之學大中至正不偏持一說而主
於自得歸之實詣嘗作許敬菴祠堂記曰自宋陸分
馳眾趨朱氏者嚴閑桎飭滯牖人無得而闢之而或
病其隨事格物未免爽內徇外之弊河津餘干雅守
其說在勿齋陳氏悟自然之宗餘姚王氏發良知之
旨大抵宗象山而王氏雄辭明暢是以發抒其蘊於
是學者譁宗新學頗其弊也乃至闕略躬行吾謂學

無可見見之於行敬淺恪守先程力主篤實其不必與餘姚合者乃其有功餘姚也陽明祠堂記曰余讀先生格物之說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戒愼愼獨之語謂本一體工夫非有二事恍然會心先生倡道皆時如清風披拂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於世亦各有補爾惟天萬物一體開闔無礙之說倡而學漫以僞也夫先儒之一體也合天下以成其身後儒之一體也借天下以濟其私先儒之闔神也本之方以直後儒之闔神也流於詭與隨藉曰是道接禮之說無論

宋薛齊七十五十百鎰皆可受矣猶且委曲行道之說轍環列國爲是不厭說而行非矣猶曰獵較猶可之說和光同塵爲是先簿正祭器非矣猶曰中庸之說鄉愿德賊味道模稜皆所不計矣猶曰泛愛衆之說孔子不必瞰亡於陽貨孟子不必示默於王驩矣流弊至此夫豈先生之教使之然哉又嘗答友人曰學問中一段機權詭譎之術先賢決無此家法又曰學人不可先橫一是非同異之心在胸中惟當自發自悟久之自不言而喻又曰世多虛談害道者皆由

實學者鮮不足以轉移之若實學者多則虛者自消先生之學非淺儒所能窺觀其言論如此可以知先生之自得矣先生少以威稜氣節著稱已而投跡蒻里家居三十年涵養純熟歸於冲粹蹬乎先生可謂近代之醇儒矣所著有存真集願學集及奏議若干卷詩多蘇直平淡亦儒者之風學者稱爲南皋先生

語錄

先生講學於首善書院門都城二百六十餘年今見此會諸友只有得是偶然古人有一日不悟一月

一年不悟十年者因歎歲寒松栢何人各解說先生曰爲人要辦一副松栢的骨格骨是桃李僥會熬耐終然凋謝諸友各各論帶人身中如何是撼不搖吹不折火不焚水不溺古今不動的

世人相見論窮便是貪欲影悅這窮字斷送了多少豪傑試看先輩赫赫者大段窮人如何他便耐得今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

荅呂新吾云足下終日有過僕竊謂吾儕之學有大頭腦頭腦既定學之大將成業有來小小好究亦

自滅息若終日在過上盤桓是彼雖止賊滅於東而生於西終不能禦賊枉費精神耳陸子陽明白沙三先生僕方奉之爲指南足下欲僕來之意闕是欲僕適越而北轅也不敢聞命三先生書商量處頗有而欲棄之余不得其故足下云極喜濂溪明道書僕竊謂三先生直接列聖之統而與周程比肩者也若於三先生未信必其於周程未深信耳

答方鳳軒云足下來云肩頭要樹得起脚跟要站得

定只頭要守得定心腸要洗得淨僕則以爲只在一處做功吾儕頂天立地只纔得一箇心心腸一淨有頭自樹脚跟自定言語自定予與氏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之謂矣不然千派萬路應酬之所撼震者無窮而功夫之所料理者有限顧此失彼其將能乎此集義養氣之所由分也又曰學以培養天地元氣爲主若自己身上做得光潔於他人身上杳然不管此於世間稱好人而元氣亦澌矣識則聰便即識視尺一民失所

引為己責古人往往如此有志世道者幸進此一
步則福氣更無量

劉念臺宗周

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工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學者稱爲念臺先生所著有學言三卷聖學宗要古易鈔義人譜諸書傳劉補

學言

情動而溢者拂於性也事溢而留者撤於理也處紛而不亂在衆而不流吾以觀其養矣君子哉人心不可一息藏殺機看萬物遂生復性各得其所是何等氣象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拂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陷禽獸也

中庸是有源頭學問說本體先說個天命之性則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在其中矣說工夫只說個慎獨獨即中體識得慎獨二字則發皆中節天地萬物在其中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慎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伊川謂不

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正恐人滯在氣象上將中字作一物看來便去做工夫甚不濟負昔且如溫公念个中伊川便謂他不如持戒珠

大學是一貫血脈不是漸序工夫令人以循序求大學故謂格致之後另有誠意工夫誠意之後另有正心工夫豈正心之後又有修齊治平工夫耶

盈天地間皆道也而歸晉於人心為最真故慈湖在心易之說太極陰陽四象八卦而六十四卦皆人心之撰也聖人近取諸身如此既而遠取諸物如

此大亘諸天地亦如此方見得此理平分物我無大無小直是活潑潑地令人不可思議

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靈靈故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覺有主是家創見

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道術始歸於

一平

宗韓黎夫云力劃浮游之習深培真一之心又曰從聞見上體驗即從不聞不見消歸從思慮中研審即向何思何慮究竟處幾慎獨之學

近聖學宗要後曰愚按孔門之學其精者見於中庸一書而慎獨二字最為居要即太極圖說之張本也乃知聖賢千言萬語說本體說工夫總不離慎獨二字獨即天命之性所藏精處而慎獨即盡性之學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即仁義禮智之別

名在天為春夏秋冬在人為喜怒哀樂分明一氣之通復無少差別天無無春夏秋冬之時故人無無喜怒哀樂之時而終不得以寂然不動者為未發以感而遂通者為已發可知也蓋止一喜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者而言謂之中如四時之有中氣所謂陽不亢陰不涸是也自其所發者而言謂之和如四時之有和氣所謂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是也由中達和故謂之大本達道只是一時事所謂動靜一原顯微無間者也中為天下之大本即隱

即見即微即顯和爲天下之達道即見即隱即顯即微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獨之情狀於此爲最真甚獨雖不離中和而實不依於中和即太極不離陰陽而實不依於陰陽也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然則宋儒專看未發氣象未免落於邊際無當於愼獨之義者故朱子初年不喜其說退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爲下手久之又無所得終歸之涵養一路其曰以心爲主則性情之體中和之妙各有條理正指獨而言而不明白說破止

因朱儒看得獨字太淺中字太深而誤以慎獨之功爲致中和之功故也陽明子曰良知即未發之中仍落朱儒之見又云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庶幾得之第以貫之中庸往往似合似離說中說和無有定指總之諸儒之學行到水窮山盡同歸一路自有不言而喻之妙但恐中庸之教不明將使學慎獨者以把捉意見爲工夫而不覩性天之體因使求中者以揣摩氣象爲極則而反墮虛空之病既從獨於中之下又拒中於和之前紛紛決

契幾於無所適從而聖學遂爲絕德故雖以朱子之精微而解指且費辭勸以文成之簡易而辨難不遺餘力況後之學聖人者乎因稍爲之拈出以俟學者

余從弱冠時知劉蕺公後王念尼從公遊公亦知有余也滄桑既變於得其人講與役過三流輯入宗傳頃歲二賓序學言日世儒好言不滯先生衡言工夫多遁辭辨先生事以明有學尚玄虛先生示之平實先立同異先生一以和平其實儒所謂造道之言見道之言也公之引宗要也其言曰孔孟既沒越千餘歲有宋諸大儒起而承之使孔孟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厥功偉矣三百餘年而得陽明子其傑者也夫闢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讓顏子横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追

而下自有天地以來前有左于後有左于斷道可為不孤今妄臆以周子為孔子之開明而顏曾思孟其見知者也以陽明為周子之嗣而程張朱陸其見知者也與公兩見並駢相同公之鈞哉曰周易者文王本伏羲畫卦而為之繫繫其辭之公又繫爻辭而得名也吾夫子乃贊彖傳及大小象傳則傳體也合之皆得稱周易然二宋次第不秩然後人渾而錯之逮今古文不傳於世幸而存者向有古文之傳今姑擬其例以及其餘一一為之更定繫辭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

陳幾亭龍正

龍正字惕龍號善人從同邑吳志遠遊遂及梁溪高忠憲之門好研經濟已而覺無所本反求諸身心曰學在是矣再過梁溪見得著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推行在愛人庚午九日聞雞鳴胸中曠然無一事自是悟生生之旨嘗曰念念愛人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甲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戊寅正月熒惑守心公進天心探職四疏巳卯彗星見公首應詔言事天以恒不以暫歸重寬刑從諫二事立冬大雷電雨雹公

進請正鄭州疏會議竟格不行許巳乞休不允壬午
感罪巳之詔後進三疏是時西北墾荒之議起蓋自
百十年來議財議餉皆知金錢不復知五穀大農籌
目惟以加派爲策致流亡日衆田土日荒饑饉益臻
爲天下公疏陳其事後著議極言金非財唯五穀爲
財與屯不足以生穀唯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
墾荒惟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
罷然後民生可安甲申正月左遷南監丞聞三月十
九日之變絕意世事日閉門整輯遺書所著學言政

最初之意不壞於無言而順於有言

學言

最初最簡最盡一畫於太極而盡於陰陽三以下不能無遺矣羲畫旣盡發揮其最初也後聖有言皆發揮於圖畫之後者也故曰言不盡意聖人欲使反其初觀其畫者又曰予欲無言人心惟寂然不動斯太極矣乎寂無無不藏感無不通彼空虛者其以爲有不能生陰陽生萬物之太極也

有無不相離一言已盡

智愚有真君子所以貴自強也

希孔顏其次亦須之賢人也

質無常存氣無常分聞非始有混非終無有無從不相離故不言二之是以言之有無二視天下之物無不二人我二矣心迹二矣體用二矣切而生死亦二浮而得喪毀譽亦二二之所從來遠矣

日無定中月無定滿人無定蹤方至即行長極即消斯須不得彬彬則有息矣人形氣不得不衰也心不滯不自歉也形氣似月心似日

天地自不滿生天地之中者嗜能消諸山川無全吉人形無全美世稱無全享極之盛莫不能使朝無

[illegible]性乃所 [illegible][illegible]天

[illegible][illegible]不天

孔子所無矜人古今亦無全治惟是孔心德居其

全備不可全者物而衆求之可全者德而莫之求

惑矣夫

天授人性其有形以後天人疎而親隔而通之際乎

天王上也人臣庶也性獄事也奉職循理謂之忠

良職厥職而朝夕致禮焉明主闇之以爲忠乎[illegible]

乎

惟聖希天其詣近矣念與天依則自作士將已然一

息念天何以爲學盡我當然是爲合天自然

孟子道性善大學修身爲本是既定案

[illegible]者書言收其寡欲之所乎

者動之常艮背亦止行庭亦止靜者太極之常生陰亦靜生陽亦靜主靜者艮止之義乎心合於艮之謂太極矣

心載性而宰身然性視心則心貴矣惟性寂故學不從心而從性身視心則心微矣惟身斯顯故學不本正而本修其從性也照與端之病也其本修也坊百世之逃也

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徇欲之謂狂用力寡之斯寡矣其治不在激不用力寡之則必

何慮無事元不必言

且從變學實妙

須從博通妙哉

至於狗矣其病本在忘

返而應於何慮學問之道不知其道反益其慮化有

事爲無事經濟之道不知其道反生其事

聞道以無妄念爲饑妄念因于嗜慾嗜慾因于有身

嗜慾無味無是想矣物物自然無爲想矣忽若有

見而念起不禁者悟也

豈不可至覺至之死不可至生至之覺常惺則夢常

淸矣生無昏夢則死不魂消矣朝聞道夕死可矣

不聞道而死可乎哉可乎哉

參觀不宜慎死寬死要

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慎之所以為賢而者流爽然生
死之故從而玩之所以為非聞者流流以求樂也
慎則何求然而樂莫大焉

思誠者自反之謂也主於自得不期誠而誠主於得
名不期偽而偽

天人不相欺

天氣洋洋灑灑脈脈天光洞洞入爾心孔上不欺君
下不欺民中不欺友遠不欺後世其皆本心之明
乎忍于自欺無所不欺矣所貴乎于求人心懼莫
深於欺後世

不信天則學無術小毀小譽小得小失目前相遇莫不傍偟焉

學至於惟有天知則陟降於帝庭與太極存矣功至於惟有天知則制而復變傳家之事不變矣二得焉恐人不知微勞焉恐人不感是誠何心哉

無欲者樂之原有事者樂之實無求於世亦復無事焉其逍遥而已乎自志學至於從心日新日進不知將老何樂如之去嗜慾技吾知力吾行日與月不同天孰得而禦之孔顏之樂爲在斯也求之曲

孔子不能安一時而安萬世

其大乎與人爲善

脈飄然可遂得其實事耶無欲則無係有事故有碍

凡人者自爲一人而已矣仁人者天下之心心覺一身之痾癢仁人覺天下之痾癢覺之故安之未能安天下且安目前無安之之權且使有權者動念於求安安之之心不可不自我存安之繼不必自我成

窮士動善念必有曲成焉一達士動善念必有弘濟焉獨爲善者孤使人爲善者衆成人善非小説

天立君元爲民

內聖外王不相離

善之最者舜亦不能[illegible]

已倍動人善願不可以數計

君有時而不事民無息而不盡忠於君亦以爲民故

明明德而下不日在忠君而日在新民事君者新

民之一事

與求志之人言專主乎性則通于外王與事君之人

言專主乎民則入於內聖

法令傳後其與人爲善之心乎天下法之天下皆善

人矣後世傳之後世皆善人矣舜之所樂其在茲

乎我可法我可傳則品尊而名貴是雖有懿行猶

反挾詭巧卻用聊之道

已私也去鄉人幾何憂不如舜憂不能使天下後世同歸于善也詎憂無舜之令名

南唐辨士徐鉉使宋藝祖擇訥朴一人往館伴之鉉挾其氣沮以相詭巧不亦深乎孔子應陽貨居然安受不辭所謂聖人之阨如也如此君子自處用聊而明明用人則有時取其真聊者明必不聊聊而明非至人不能苟得真聊者而慧辯過之窮矣知真聊之人有時可用始信天下無棄人

司馬徽有言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天下先務時時務

孔子迴之靜是郄將語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要得此法

其孰爲大本孰爲大端觀往事人所既爲我則瞭焉方當吾世從何入手而茫然不識者皆是也假四三年來之治機治今之天下未必合者而況遠昔哉

知人之法出於已者二用於人者三知言知天出於已者觀行觀眸子察其所安用於人者然而分恆乍焉聽言觀眸子施諸乍者觀行察安施諸恆者知天則其本不知天則四者皆無所用

成心之去難矣哉成心之害深矣哉一懷成心所觀

去成心便是大賢

得失皆不復中非必愛之憎之也力除愛憎設爲虛衷而成心隱隱據其中而主之我自以不爾成心也其實推之不能去也

言覺識遠而求諸非道也拂辭忘遠而求諸道也

雖有明智察之務聞言心必動詠之驟入拂念必生方喜隨覺其諛方拂隨辨其忠則明智之異於人耳聞察不貳聞過喜之子路所以爲百世師也苟念若此必也聖乎

孝者道德之統與篤行孝弟莫如堯舜禹文王周公表章孝弟者莫如孔孟孝經特爲一書樂論猶稱

不能辨淑此處淆淆乾坤毀矣

以明道爲行道所以爲萬世師

有天道小聖人不得

孝不著焉至孟子道非詳矣後賢道統相承詳說
皆理居敬而罕及於孝故必立孝經於學官舉士
以孝弟爲首科如兩漢故事斯可以救弊而反本
堯舜文周皆身行其道者也孔子明道者也學官設
師師以明道自唐文皇停周公專祀孔子不可易
矣世宗於殿中祀羲軒六聖而置周孔二配孔子
于學則師非學官則仍其爲臣不可易矣
惟聖人能發逆然而聖人之生不生亦逆也生而用
不用亦逆也未生聖天爲主既生聖聖爲主未用

犯此六禁者多矣

宇宙是一要人總在關覷字上

聖天爲主既用用聖聖爲主用則文經武緯在天下不用則金口木舌在萬世

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于世勿言損益相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往𧶠已言勿襲言非力所及勿輕言

古人俟我我俟後人皆以誠動獨君民親友當世相對也乎哉

我與天下後世之感通猶兩人相覷附我愛彼彼亦愛我否仰覷而交睞我惟見有身天下亦爲知有

聖與仁有不中庸處所以詞孫論

楊獨推二子未免失之隘

我鄉人之所以甚未同處也我故我爲後世計後
世孰能忘之聖賢之所以長生於人心也
天下有不中庸之仁于孔子之仁逃兩見之天下有
不中庸之聖于孟子之聖清和見之縱隘與不恭
孟子已自救其說矣
有明之盛道至醇深者莫高二子而已薛子危而免
高子遂及不以時耶不以爵耶朱六子其一不受
爵其五不若高爵
國朝人才自王文成而下無若楊忠愍發其身以有

贊閔楊二
公忠烈掌

爲六律可明可制

問三楊曰文貞德業最盛孳孳爲尺無赫赫功是足貫也弘治三臣曰弇州記允矣剛毅介曰介矣哉乎緜歛術若不蔽風雨用數十畝其死也則幾傷勇乎其有耻不與黨之心乎幾免而忠介不免命也夫問楊忠烈曰烈烈矣哉然激詩稱若夫夫也自昔狐鼠以格主去以慧術去有一覡顛攻之而去者乎不去禍斯烈矣

上士貞其身移風易俗中士自固爲爾矣下士無過

風俗則身爲之移

堯舜以來只說教字從不曾說着學至傅說乃極說個學之益出來尼思以前只說性字從不曾說着理至孔子方言窮理孟子又云心所同然者理說箇理字出來此二字便爲千萬世宗主

言生生可以該冲漠無朕言冲漠無朕或反以厭生生儘有恬靜之士談及民生利病輒悄然不顧非惟不顧且將與人論其恬靜中與世間痛癢全相隔斷豈知所謂冲漠無朕正欲於一相不立之處

講學殺機 [illegible] [illegible]

體認出萬物一體端倪耳若人我隔絕則其養高

習靜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古來那有此掃滅學

問今日言學只提個生字

學者須得爲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體方有隱居

工夫不然一生撒於川觀覽便無事可做但云獨

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絕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

業但目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

是堯舜仲尼意思大行窮居皆將事業看有分別

久久次無分別有分別之日知無分別之趣長長念

體天而功 [illegible]

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提出道學大原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說明明德許多條目然只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也將念頭工夫合總說完後世學問不本諸好生之心許多清高靜寂長厚愉朴一切盛德芳名都只從一身上起縱做得完完全全無些子破綻終非知道無他念頭起于自身工夫反在外面總只顛倒了

心不踰矩心不違仁惟孔顏同心不如丘之好學有

人人當看語不指山不知

三條須當作此解

顏回若好學惟孔顏同好疏水簞瓢惟孔顏同樂惟堯則之知我其天惟堯孔同天孔子仰乎者惟堯下乎者惟顏子心天好學四字更不及他聖他賢此是論語中竅藏

一部論語皆說學問事惟是知也亦指出心體來皆說做工夫事惟天何言哉亦指山道體來皆說生前事惟朝聞夕可亦指出到頭結果處來說心體明是不肯見聞矣終不教人麼學問說道體明是節節現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說到頭結果明

說人身之欵方可以說上天之載

是心同太虛事業皆浮雲矣終不教人虛想像死後光景步步踏實乃得絕塵而奔斯人爲徒乃得倚天而遊味此三則任是特地靈慧無礙辯才勞空提醒未有出於其外者也異端指出神奇妙理在聖人止是平常異端喝出驚怖大事在聖人止是作息故使驚者不解解者不驚

在人身如何是天載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人身中無聲無臭處也但于義理熟之莫從天載上虛想要死好卻不好學之蔽

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聚之六十四大象發卦意懸者切之爲萬世師億斯其大者

孔子不言無極自是不必言明言形而上矣太極既形而上非無極而何後來空寂之門盛俗儒漸淪太極爲渣滓元公不得已又言太極本無極時然也止中明形而上三字見太極與辰極之極不同辰極目見太極心見

所性分定人人盡然仁義禮知根于心惟君子能之我梳非一日矣若以不加損窮居看了便不識所

絜矩即一貫

中無可擬擬之於用擬之於庸最妙形容

性

曾子傳一貫不言一貫而言絜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絜矩此矩即從心所欲之矩聖人不必言絜絜之則是忠恕其於學者最有把捉湯武反之亦是絜矩

道一而已矣中一而已矣中不可見見之於和自昔聖人之作用衆八元屏四凶皆和也何事是中惟和則發揮出中字來中無可言言之以形自昔聖人之日用飽不足慎有餘皆形也何物是中惟庸

則形狀出中字來博厚高明結以天之所以爲天不及地也溥博淵泉結以配天不及地也知化育結以浩浩其天不及地也無他天一而已矣地止是天中之凝聚處在彼則觀和與肅而中見在此則言天而地見指點之法相反而通

大舜所至成都孔孟育英才大化幼安之徒鄉里薰其德十善其身未有以獨善終者也對天下而云耳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善無獨我必有以成人（獨善對天下言）

朱子躬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以多邪推駁象山

此論甚平
辨必以陽
明爲禪又
似多卻一
番推敲

一番然非自爲爲後世也象山立身實無可議陽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那推敲朱子一番顏曾本不同在聖門親領德言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入門不妨異朝聞夕可歸宿處同用力不妨異設誠致行廻念必同

以拗爲順
撐拄天地
金僊此十
謬入

問聖賢效法天地亦有時拗避天地否曰夷齊不食周粟當時天逆番已歸周而人欲以雙身撐拄乾坤元時上天命之入主中國而金華四子沒身泉

孔孟體認靜躬行

壞一則物之於天運之初還一則物之於天運之以定此太極之不隨陰陽者也故人心爲太極

孔子憂學之不講不知是如何講法孟子竟發揮出來有個詳說有個反說詳即如今辯論反則是體認天理躬行亦反說也默識亦反說也古人辯論惟恐體認或誤故須辯之令人雖反說到至精至微處只是說話然則且莫講學先體貼孔孟講論二字

理欲並發於人心饑食渴飲非其一端乎知味得正

人道危微
聞學不多

斯理矣且而失正或附飽溢覺斯私欲矣一事一
念莫不有利害介於其間危如之何凡言危者得
失存亡之關也若以私欲為人心則已失已亡豈
直危而已哉道心即大心之得其正者與不正止
爭些子非必如一黑一白相反而易辨也故曰惟

微

予初識幾亭於龔廉周坐上衆指為一時名士暨
第後人稱其學術甚正不落旁門後讀其集大段
以萬物一體為宗其言曰明善以自治治自治以治
人治人則必務通乎古今事物之變曾允大亦云
先儒好學莫不以為己立則至於專孳孳人物為己
專孳愛人為為己幾亭有心得焉

金忠節公鉉

鉉字伯玉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少有慧質讀書目數行下天啟丁卯舉順天鄉試第一明年戊辰成進士乞教授爲讀書地授揚州教諸生先德業而後文藝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諸生凜凜事之若耆宿轉國子監博士辛未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命修理安定四門軍器時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令建公署侍郎高弘圖能去憲向諸司官素儀註鉉疏力請止之謂廉恥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公署既建勢必

刑司屬俯首於獨斷之庭即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爲內臣所屈而其中保無蓁夜多慚寡廉鮮恥以自行其私者乎不報奏疏上任移檄令兩部司官行謁見禮公具監臣移檄非體一疏極言奏疏亢顏昧恐妄自尊大以皇上或簡之臣于而令其磬折偏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謁見之儀臣恐貽聖朝自失無玷斷不敢創創刑餘之庭致權交結之條也得旨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不必通謁奏疏並遵公適部差抽分杭州公告病回籍奏疏以驗放狀歸

炸拱極家鏡落職公有自訟一疏閉門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悉取五經四子書暨諸儒語錄研思博覽毛詩春秋周禮俱有解於易獨有所窺有悟即筆記之嘗言善易者不談易也劉宗周爲少司空嘗就公論學與陳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公貧約自廿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公絕不問誦讀之外輒靜坐竟謂人曰人苦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數月卒巳父卒於丹陽號泣奔喪僅存皮骨卽葬於武進祖

塋癸未嘗路變章推轂得吉起用公以服未闋力辭甲申二月三日服除四日郎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職司禁門守軍先是時中使處月公下令嚴禁代者愆不到者革中使畏其剛直相戒勿犯逆闖勢廹陷大同公疏請撤宣府中官監視恐於中掣肘不無僨事之虞諭任撫臣必賊騎不敢窺宣也不報未幾內監迎賊宣撫朱之馮城頭叢佈公聞馮殉難擬抗疏請聖駕南遷以時廹不果謂其弟曰宣鎮陷都城不守矣我死分也惟撫以處母耳不賦弟欲奉

母懸母不允曰我受皇恩爲命婦夾無生理宅中非可入也城陷易朝服拜母而哭曰兒職在皇城他非死所遂至御河遇賊已入公指賊大罵解牙牌付長班劉元向闕拜元牽衣不釋公髮指目裂衣冠躍入水中死母章知公殉御河卽投井死妾王氏從之公屍不可復識弟鏡健認髮與綳殮以衣冠葬於御河邊年三十有五生平弱不勝衣訥訥然如不出口焉志力行不蹈文人之習氣節士之矜激處困能亨在險能動而義之所在有千萬人不可奪之志眞所謂

學道人歟有宋儒四子合刻行世歿後仲弟鏡梓其遺集八卷

語錄

言動便要濟人利物靜中中正和平之意爲之根不得自諭枯寂

每事思退易凡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

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靜而無靜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慎恐懼也信謹也其皆神之所爲乎其即所謂天理乎

敬之至便是仁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則萬物皆備於是矣學而竟是聖人動靜一源萬物一體之學夫學以明此道行此道而已驗之吾身一呼一吸此個流行一動一靜此個游衍開眼一看鳶飛魚躍皆此個之生生傾耳而聽鳥語蟲吟皆此個之察察五常百行食息起居皆此個與我渾合無間雖欲瞬息不與相習不能也夫子說將習不是强把一件物事放在身上故意把持只因天下人行不著習不察時時在此個游衍中終是混混沌沌不

鹿忠節亦謂戒慎恐懼夫子之所謂學也

知所於何非所以開口說學字也註中明覺覺字極好蓋本在此尋常日用之中只為不明不覺便鶻突過了一明一覺便知我與此個原不相離雖然未覺時何嘗不與此個相習到得覺來然後人欲靜盡天理流行晝夜可通顯微無間優游涵泳胸中自洒然而悅亦不是大驚小怪放肆張狂只是戒慎恐懼之中便有無入不自得之意此個道理不是一人獨得底象山有言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

此理同也草木鳥獸尚在吾範圍曲成之中况同心同德者乎若斯文不墜吾道有人倡和一堂講習千古適便是合己求人與人爲善之學一以見吾道之多朋一以見吾德之不孤此世樂意自是可想說到此處正是吾儒廓然大公人我一致之學方不流入枯槁離世之中矣但吾人學問雖是萬物一體然都飯糗茹草可以終身有天下而不與既不執癡獨善亦不懸於人知抱我所珍隨世川合蒸爲一室之中日往月來鳥鳴花發便是談

大皇王一堂之上于孝弟恭師傳友習即是功高

三代人知之而我行之無損乎此亦無加乎此人不知我而我遵之無少乎此亦無多乎此行所無事而已若少有求售之意遯世微有悶心便不是分定之學牢騷嫉妒又其最下者耳

有寂寞之意便不能不移

貧賤不能移非專謂寂寞不改其樂也牢騷嫉妒有安往不得貧賤之意其所移已多矣

惟誠故虛未有妄而不滯者也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皆

所謂太虛無形者也然非誠何以至此

行於理不順現前且得爲乎循理乎亦於義不從一事且滯爲乎精義乎

陽明先生曰人若有做賊之心雖行至半途不做賊了此與做了一般此言至矣哉危乎危乎講至此處眞令人無一線躲閃處安得不愼獨知幾

凡讀書須要討箇落受用處纍集衆解求得博覽之名此等病與好貨好色之念爭不相遠若夫玩物吾亦無自覺之可恨可惜

朱子謂中工夫在戒懼愼獨上發而中節還是這工夫

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天命之最初者是也而體之于性發而中節工夫我盡性之後事也而參之於天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斯之謂歟

性者統於心者也情者發於性者也才者性之所以爲情者也

兩言括盡

在止于至善一語是孟子道性善之宗修身爲本一言是孟子踐形之旨

踐實工夫

存養省察四字盡了聖學致知力行總在此四字中矣外此而他求不支離便懸遠

靜而無靜
動而無動

力不可爲處命不可逃處只得安之憂愁憤懣總是無益有不能脫然者柰何

天之生人即以萬物萬理備於其身聖賢教人即以天下國家責於其身然則吾所固有者至大而不可禦也人特自小之耳六經諸子不過與醒人以至大之理也

洪然無一物將大用在中也宜存養而勿失萬物各得其所將全體在外也宜省察而不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段段皆存養省察工夫

當私欲萌動擺脫不得時正當緊緊用力提出良心自作主宰決不令為邪穢所勝方是工夫若寧靜時說有工夫至私欲來時又任其恣肆便經三四十年也只是此等人中得甚用

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為此不可生厭棄心至于本無之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殊為自苦此便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離了仁別無本體離了存仁別無工夫程子曰以天地萬物為體誠哉其一體也象山曰宇宙內事皆

已分內事已分內事皆宇宙內事誠哉其分內也有一毫從軀殼起念雖參天贊地之事咸是己私不必功名色貨有一毫與物我隔膜即知懸知妙之胸亦錯認本體馴致害物傷人時時以此自醒則一草一木真關我務變之能從但父子兄弟無思無爲渾是我洋溢之理無待措置安排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莫斯我也

周子曰誠無爲無爲之體即性體也所謂至善也夫心之本體即是性無欲無見而仁義禮知具備矣

一體頭而頭腦功夫緊要此

孟氏所謂本心是也情者性之發心之用也性既具乎仁義禮知靜亦定動亦定定性者循天理而已靜中湛然無一物此天理之體也纔有所感於物自然應之各當其分此天理發之爲用者也無間動靜率不以有我之私間焉何不定之有大學曰知止知此也中庸曰明善明此也論語曰求仁求此也無處非性故無處非天無處非天故無處非理會得此一以貫之

境遇艱苦時物事勞擾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勿

精察力行便要使物各止其所舉兼作兩章本末當[illegible]術業勝明說理充周深切

為他物所勝此處有工夫較之平常勝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要貼處

大學只是要止於至善而工夫全在格物即至于平天下一格物而已格物是時時處處精察力行物格則亦然莫之能禦矣不待有意為之也今讀一部大學曰知止知本格物之原也知先後格物之序也自明新民格物之體用也敬止格靜中之物也為人君以下格動中之物也學修所以格物者也德財之然格內外之物也設世不忘民不能忘

格天下後世之物也無訟格民之物也誠意章格心所發之物也正心格心之物也修身齊家格家之物也治國平天下格國天下之物也至於各得其宜所謂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物格而天下平矣

讀孟子首章深服陽明拔本塞源論確與孟子同功沼上章孟子分明說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樂與憂皆共之惡王不可與莊語也故因其賢者一語遂語以如此則樂如此則不樂以民心之向

背熟之

孟氏教人再不出孝弟二字是學之至大至精處惟
近溪勘得透徹無遺

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
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

仁義禮智之性猶種也心猶土也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情猶土中之種所發生之枝幹也然滋培於
土不厚則氣滯而不生涵養於種者不常則神散
而不長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狷者中行之神骨未有不狂不狷而得成爲中行者也節義者理學之神骨未有不忠不孝而得成爲一理學者也但理學不以一節成名而特王事起則一節亦足以見全體余刻于中成識公公被放里居時也公每非思退紫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而者閉戶十二年讀書窮理甫起官即以致命遂志八遂以爲節士不知理學忠節未始有二不窮理而日蹈白刃者有之未有能窮理而不能致命遂志者也吾鄉以理學忠節者二公與定與之鹿氏鹿之學以子靜陽明入門而未嘗不尊程朱公之學守程朱而錄中時推陸王此正見其學之大不專主一家言而在以孔孟爲宗者也二公皆以躬行爲主故學問皆從躬出而不從口出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五終